

文武雙全前無古人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(八)

● 汪清澄

晚風徐來別饒風趣

在柏林奧運會後的歐遊途中，曾去了一次義大利的水都威尼斯。球王說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城內四週被水圍著，交通全用瓜皮小艇，也有大電船來往南北，沿途設站上下遊客，好像公共汽車一樣。可是水色污濁，有時氣味難受，不如照片或銀幕所表現的那樣迷人美麗。

晴天的月夜，遊客紛紛僱用頭高身狹的「干都拿」小舟，四處觀光，蕩乎中流，晚風徐來，別饒風趣。情侶們把臂促膝，船尾談心，有時興之所至，引吭高歌，趁著悠揚簫管，晚色情歌更有羅曼蒂克的味道。中國隊一舟男士，眼巴巴看人家擁抱接吻，熱情奔放，然後感覺到遠離家國，飽嚙思念的苦味。也才知道一個人在國

家的溫暖懷抱中，是多麼的可貴。

球王在英國認識了一位華裔足球圈的朋友，名叫蘇佛蘭，英文名字是Frank Soo，通信交往十多年，一直希望他能回國效力，為我國足球展開一個新的局面，祇是由於英國足球總會辦事疏忽，把聘請蘇君東來做教練的事耽誤了，等到蘇君和車士福 CHELMSFORD 簽妥了合約才提出來，要改變已來不及了，一提起這件事，球王就感嘆再三。

蘇佛蘭願為國效勞

蘇佛蘭在利物浦出生，父親是中國人，一家洗衣店的老闆，母親是英國人，但他沒有藍的眼睛，捲的頭髮，個子不甚高，體格健美，神情活潑。球王說蘇君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，可是舉止大方，溫文

爾雅，上流人的談吐，再加上毫不虛偽的友情，使他到處大受歡迎，普天之下沒有人會仇恨他，或說他的壞話。

一九四八年蘇佛蘭已三十五歲，廿一歲時在史脫克(Soke City)踢甲組內鋒，一九三八年被選為英國參加國際賽選手，改踢翼衛名噪一時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服務於空軍，任空軍足球隊長，戰後初期技術還十分優秀，一九四六年被派歐洲大陸去觀摩。一九四七年芬蘭聘請他當教練，一九四八年投身車士福球會任助理教練兼球員。

球王看過一篇對蘇佛蘭的評議：「翼衛良材中出類拔萃的蘇佛蘭，他每次登場都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絕不欺弱畏強。九十分鐘的劇戰，他馬不停蹄的無時不在動，助攻退守，來去飄忽，使人不相信他

(八) 球王李惠堂的故事故

會有這樣充沛的體力。他是一個百分之百存心踢球者，球場上從不樹敵，也不故意犯規，是一位最有禮貌的球星。他自始至終都掛著笑臉，很從容的參加比賽，好像告訴大家，他每一分一秒都在球場上得到最大的享受。」

球王認為得到這一個短評，無論任何球員，都應感覺榮幸，比任何獎章都寶貴。中國人在職業足球界，由他單打獨鬥地吐出光輝，我們忝為同道，也與有榮焉了。

蘇格蘭很想有機會回祖國效勞，球王也極盼體育圈裏的有力人士，能把蘇君聘請回來，為我國足球闢一新的途徑，可惜後來未能實現。

球王崇拜亞力詹士

談到這裏球王又想起一件趣事，那是柏林奧運會後，中國隊到倫敦在兵工廠球場對哥靈登隊，以二比三失利，當天晚上在市長的宴會中，英國足球總會秘書魯斯(Rous)，起立演講，他說未到過中國的英國朋友，一向以為中國人是不懂踢足球的，就算懂得也不會踢得高明；因此在英國我們常常賜給那踢得最不好的球員，

一個「中國選手」的花號。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了諸君的演技，我纔如夢初醒，我敢以人格保證，自今而後，「中國選手」這四個字，斷不會在譏諷的口吻下為人再用了。

球王說中國足球隊到了那邊，雖沒有驚人的佳績，珍貴的收穫，但是這位足球界權威人士的寥寥數語，也可算是無上的慰藉和光榮了。

球王很少談到佩服什麼人，但是一提到亞力詹姆士(Alex James)，他就表示非常崇拜，他還用「生不願為天之驕子但願一識亞力詹姆士」的題目，寫過一篇文章。

亞力詹姆士之所以受球王崇拜，是因為英國的報章，不斷的讚美他的技術，表揚他的品格，譽他為全英國標準球員，所以在球王腦海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香港的英文報紙，有一次用很大的標題，勉勵李惠堂為「東方的亞力詹姆士」Alex James of the East，球王認為這過度的獎飾不特使他汗透層甲，慚惡萬分，而且益發增長對他的景仰，加深他們神交上的聯繫，直到柏林奧運大會後，到了倫敦纔得償平生大願。球王看了他的表演，和他握手

相見，欣喜得如渴鹿奔泉，這張握手的照片，球王一直珍貴的保藏著。

亞力詹姆士體重一四二磅，身高五呎七吋，蘇格蘭人，一九二八年以九千英鎊當時最高的身價，由兵工廠隊從北普利斯敦球會轉讓過來，一直到他退休，都未曾再轉過其他球會。一九三九年一度被聘請到歐洲大陸去做教練。

根據倫敦每日新聞足球記述，亞力詹姆士一向踢左內鋒，穿著寬長的褲子，是他在球場上的特殊標誌。他的優點在洞悉足球三昧，在場上頭腦冷靜清楚，充分利用他的智慧經驗，又能指揮若定，隨機應變。球王特別分析解釋，很多好球員只能自己踢得好球，而不能協助提掣或影響到隊友們也踢好球，更沒有鎮定本隊威脅對方潛伏威力，非上上材也。

在球賽進行中，亞力詹姆士時刻全神應付，絕不自私，專為隊友尋出路，製造機會，他從不伐善居功，也不作奸犯科，為了身材吃虧，也決不像人家那樣強搶豪奪。他靜如處女，動若脫兔，在中場踏住來球，如有三兩個人來搶，他絕不放在眼內，運球時如珠走玉盤，如小鼠奔竄，盤球也有獨到功夫，閃身術和假動作，運用

玄妙，左右飄忽，使人無從捉摸。

成功秘訣苦練研究

不少守衛上過亞力詹姆士的大當，感到要對付他是最頭痛的工作。每次賽前，敵衛們都預謀一個專門鉗制他的方法，報紙上常說他的球鞋上面有膠水，會變魔術，他盤運技術的精奧，可見一斑，一腳傳遞，尤能妙到巔毫，恰達好處。他常誇大的說，如果一場球賽中，隊友們能利用他三次的傳遞，把皮球射進對方球門，兵工廠隊便穩操勝算了。

亞力詹姆士的老拍檔名左翼巴斯丁（Cliff Bastin），仗他的優異傳遞，切中破門，創下翼鋒射球的最高紀錄。兵工廠隊的中鋒塔克（Ted Drake），靠他的中路傳送，也陷關不少。而他本人在每季四五十次的球賽中，總共破關不過十次。

有人笑問每季的立功表上，為甚麼他永沒有顯赫的勞績？他說球賽的勝利，是屬於一隊，而非個人，何必斤斤計較誰去幹那射球入網的最後工作。名震歐洲的兵工廠隊，就是靠他的優良技術和領導得法，奠下了足球界的光榮基石。

亞力詹姆士有不苟言笑的怪癖，但他

卻和藹可親，常肯循循善導，誘掖後進，他超群的技術和球場上的禮儀，不特使他成為全英國球迷最高的偶像，連歐洲大陸各國，也不停的搶著歡迎他前去獻技，吸引力和叫座力之大，可說是前無古人。

李惠堂在倫敦曾請教他成功的秘訣，他毫不猶豫的說：「將相本無種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苦練和不斷研究，是成功之苗。球員除了具備技術上的各種優越條件外，還要澈底明瞭合作的關鍵，充分利用隊中每個人的特長，掩蓋或避免暴露各人的弱點；同時在球場內，最重要的工作，是球未來時預先的準備，每個球員應從默契中跑到最適當的位置，腦海中時刻印著每個隊友，或敵人所站位置的影子，然後纔談得到如何攻守，運用戰術等諸問題。」

球王說，這真是金玉良言，正如古人說的，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」和「多算勝少算」的不易理論，今猶拳拳服膺，不敢遺忘。也熱切期望我國能產生幾位技術能左右逢源、行動如水銀瀉地、品格則泰山北斗，像亞力詹姆士這樣的奇才來，為我足球界放一異彩。

慘酷一頁踢斷脛骨

在球王的足球生命史中，最慘酷的一頁要算是左腳脛骨被踢斷了，治療了四個多月才痊癒，休養了一年，才重披戰袍。

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傍晚，他代表南華隊在爪哇三寶壟，對當地選手隊，下半場只差三分鐘便完場了，那時南華隊祇以一比零領先，球王在對方門前五碼左右地帶，得到一個左腳射門的良機，對方後衛緊緊追來，他舉腳欲射時，已預知一定會受傷。因為敵衛的右腳同時提起，向他的左脛骨踢來，且為勢甚兇。

不過球王在一剎那間，腦子裏想起幾椿事：

第一，他本身身為隊長，責任心太重，前一天因戰績不佳，僑胞們頗有煩言，當天的比賽，不能不爭取較好的戰果。那時對方雖輸一球，但攻勢甚盛，有扳回和局的可能，所以他不得不冒險多勝一球，穩定勝局。

第二，球王知道當天僑胞對外的賭博行情是讓兩球的，他心想能射入對方兩球，便成二比零，可以使僑胞們省下不少應付的博款。

第三，他雖然預知冒險射門，一定受傷，但沒有想到會被踢斷脛骨這樣厲害。

如果他要知道要斷脛骨，他決不輕易舉腳，貽誤全隊未完的賽程了。最奇怪的是他受傷倒地後，脫了球襪一看，原來那一向保護有靈的「護脛」，位置竟歪了幾寸，脛骨失了護符，便因相撞力過大而斷折了。把前因後果研究一下，這番浩劫，確是定數使然！

當球王被踢落地時，並不覺得十分痛苦，祇有麻痺的感覺，他有生以來未曾嚐過這般滋味，心裏明白有些不妥了，隊友們還以為是皮肉受傷，用跌打酒把傷處猛加磨擦。他當時神志還很清醒，被抬出了場外。

南天客裏遭逢厄運

南華隊獲得一只十二碼罰球，他關心的叫馮景祥主踢，結果射入成二比零，獲勝奏凱。適逢看台上有一位在荷蘭畢業的馬來籍骨科醫生，跑來一看，認定是球王的脛骨斷了，於是場內場外的朋友，在球賽完場時蜂擁跑到球王身邊，七手八腳把他扛到更衣室裏。醫生把他的腿施手術，左推右送，那時才覺得痛苦難堪，額頭溼溼的流出黃豆般大的汗珠。

幾位隊友把球王抱得緊緊，隨即用竹

夾紮好，作臨時急救措施，不一會紅十字車開到，把他帶到最宏麗的公主醫院去照X光，裹上石膏，探熱度，醫生和護士們又忙了一陣子，最後把他送進一間安靜的病房去休息。

晚間隊友們都來探望，熱情可感，大家都認為是全隊的不幸，黯然無語，球王祇有鼓勵他們努力前途，諄囑每一個人多出一分力氣，以彌補他不能出場的缺憾，彼此互道珍重，隊友們第二天一大早便乘車趕到泗水去比賽了。

到了午夜，球王睡不著，斷了脛骨又動彈不得，連輾轉反側的機會都沒有，於是思潮澎湃，百感交集，他自忖球賽十五年，未嘗受過重傷，今天竟在南天客裏遭逢厄運，豈非世俗所謂「獵犬終歸山中喪」呢？他以為這回一定球命壽終正寢，讓刀筆之吏來蓋棺論定了！

順水人情改過自新

進入醫院後的第二天，當地警察局派了一個警長來看球王。由於荷屬東印度管理足球最嚴，球員犯了大規，除了當地足球協會及全荷印總會處罰外，踢他的要被罰停賽一年，警察方面還可科以刑事的罪

名，被抓去坐牢。

那天據警長說，那個踢斷球王左脛骨的荷巫混血球員，平素是野蠻著名的，其粗野的舉動，已給球迷們很不良的印象。這回踢斷了球王的脛骨，更加大動公憤，警察局奉命來查究這件事情。警長問球王，那個混血球員是否故意踢他？如果球王證明對方是心有不甘，便可以把犯罪者監禁三五個月，作為一種嚴厲的教訓。

球王表示，從事實上的判斷，對方心懷惡意是很顯明的。他也自知樹大招風，歷年來總是對方野蠻球員眾矢之的，有時因妒成仇，是司空見慣的事。根據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」的理論，他大可以直率的供認出來，說對方是故意傷殘他，而使那位犯規的球員嚐幾個月鐵窗滋味。但球王想了一想，誰無高堂，誰無妻孥，一旦因球事牽連入獄，豈不令人傷感。何況他家中也許是靠他一人維持生活，他入了獄，便會累得一家大小要餓肚子。又何況脛骨已經斷了，抓犯規的去坐牢，也於事無補，經再三思維，不如做個順水人情，讓那個混血球員去改過自新。

球王認為冤家宜解不宜結，用柔情來感化人，比較用暴力來反抗，有意想不到

的效果。立定主意後，便回話給那位警長說：

「球賽進行中，爭奪激烈，傷撞在所難免，這次的斷骨，不敢斷定對方是有意傷人的，不如寬恕了他吧！」

那位警長聽了球王的答覆，抓著頭好像不滿意的樣子。最後握手告辭，還說：「我看你一定有意維護他吧？可是，卻太便宜這個壞傢伙了。」

柔情確實感化頑石

果然，柔情確實足以感化頑石，第二天那個荷巫混血球員，由他球會的總幹事陪同，手攜一大束鮮花，還有高級蘋果一籃，很感激涕零般來到球王病床前，低頭謝罪，感謝球王維護他的好意，使他不要去坐牢，請求球王原諒他那天在球場上的魯莽舉動。

球王面對仇人，本來是分外眼紅，怒髮衝冠的，但看到那可憐的面孔，聽那淒楚的陳詞，就早已把前嫌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於是，很客氣的和那個混血球員談了幾句閒話，大家親切地握手道別。後來球王在枕邊一想，這回被混血球員利用「以其

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」的政策屈服了他，他本人在不知不覺中也做了柔情下的試驗品了。

最可笑的是在那個混血球員探視球王的時候，半倚在球王的床邊，讓球王從頭到尾把他的容貌身段打量一番。原來那個混血球員的左眼是假眼，幾乎使球王忍不住不禁的偷笑出聲來。球王想到這一回被一個獨眼龍踢斷了脛骨，真可算倒天下之大楣了。

球王說，很多身手靈活，目光銳利的著名粗野蠻敵，任由他們對他虎視眈眈，十幾年來都沒有傷害過他一分一毫，這次無辜的竟喪在此人之腳下，謂非定數，其誰信之？

健康靈活最大幸福

球王在病中，方感覺到閒常的健康靈活，是人生最大幸福，才估量到閒常健康靈活的真價值。不過他這次的受傷，並不是自己忽略了健康招來，而是意外的劫數，健康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，因此鎮日無事的躺在客中的病院，精神上的痛苦，比起身心四肢所受的要多上幾倍；尤其是南華隊的訪問賽程，尚未過半，特別需要他

出力的時候，益使他感到傷病不得其時的怨恨！

在病房中，球王心境格外清寂，幾乎可以用足音辨人。尤其難過的是醫院中的靜夜，有時更闌人靜還睡不著，遇到窗外淅淅地下起雨來，打著庭中的芭蕉葉，活像隔離的同病者，在瀟瀟的啜泣，使人感覺到生命的微薄渺小。

有時聽到遠遠的寺鐘一聲，睜開眼光對著一庭月影，在淒沉幽靜的空氣中，又使人幻著古佛青燈的夢境，飄飄然如羽化登仙。

有時外邊飛進一隻燈蛾，游龍似的繞看病房的電燈泡打小圈，飛倦了便伏在燈罩上或壁間的衣架或病床的蚊帳休憩，好像曉得球王獨個兒冷清清，特來做他病中的良伴。

重著征袍再為馮婦

球王在病房中，鄉愁不斷湧上心頭，他想起千里以外，終日持齋唸佛，年近耳順的慈母，她老人家聽到球王斷骨的消息，一定會貽憂老懷，朝夕懸慮。他又想起倚閭而望的妻孥，他們接著那無情的電訊，一定會憂念如焚，忐忑不安。

最使他感到痛苦的，還有達到南華的賽期，他關心球友的動定，他留意他們的戰果，一到下午，他的心便如輾轉百轉，幻想到一群戰友午睡正酣，幻想到他們醒來入浴，幻想到他們穿上球衣，幻想到球

場上的劇戰，戰戰兢兢的心情，一直幻想到晚上十時左右，接到他們報導的電報，才得釋懷入睡。

經過了四個多月的小心治療，骨折居然十足痊癒，遵醫生叮囑伏櫪了一年的光

景，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，終於在香港加路連山球場的義賽中，重著征袍，再為馮婦，但這一劃永久不能磨滅的創痕，卻寫滿了他足球生命史中，最慘酷的一頁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名人傳稿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